



读·品·悟®

紫青春

Ziqingchun

闵凡利 / 著



九州出版社 |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JIUZHOU PRESS

◎ 相约名家 · “冰心奖” 获奖作家作品精选 ◎

ZIQINGCHUN

常州大学图书馆藏
紫青春

闵凡利 著

高长梅 王培静 / 主编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紫青春 / 闵凡利著. — 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3.5

(相约名家·冰心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 / 高长梅, 王培静主编)

ISBN 978-7-5108-2080-9

I. ①紫… II. ①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84311号

紫青春

作 者 闵凡利 著
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
出 版 人 黄宪华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
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
印 刷 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20毫米×1000毫米 16开

印 张 10

字 数 144千字

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

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2080-9

定 价 28.00元

出版说明

冰心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,她的儿童文学作品和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。

这里所说的“冰心奖”包括“冰心儿童文学艺术奖”和“冰心散文奖”。

“冰心儿童文学艺术奖”创立于1990年。创立以来,它由最初的单一儿童图书奖,发展为包括图书、新作、艺术、作文四个奖项的综合性大奖,旨在鼓励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出版,发现、培养新作者,支持和鼓励儿童艺术普及教育的发展。其中,“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”与“宋庆龄儿童文学奖”、“陈伯吹儿童文学奖”、“全国儿童文学奖”并称国内四大儿童文学奖。

“冰心散文奖”是一项具有权威的全国性的散文大奖。冰心生前曾是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,“冰心散文奖”是遵照其生前遗愿而设立的,旨在彰显我国散文创作的成就,不断评选出题材广泛、思想敏锐、着力表现现实生活,创作形式风格多样的优秀散文。“冰心散文奖”是与“茅盾文学奖”、“鲁迅文学奖”并列的我国文学界散文类最高奖项,也是中国目前中国散文单项评奖的最高奖。

《相约名家·冰心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》共收录近年来荣获“冰心儿童文学艺术奖”和“冰心散文奖”的三十位作家的作品。这些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,或抒写人间大爱,或展现美丽风光,或揭示生活哲理,或写实社会万象,从不同角度给青少年读者以十分有益的启迪。

随着中小学课程改革的深入与发展,让中小學生多读书、读好书早已成为共识。我社推出本套大型丛书,希冀为提升中国的基础教育、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尽一份力。

九州出版社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上部 阿朵的向日葵

- 第一章 · 003
- 第二章 · 010
- 第三章 · 013
- 第四章 · 019
- 第五章 · 021
- 第六章 · 025
- 第七章 · 029
- 第八章 · 036
- 第九章 · 040
- 第十章 · 049
- 第十一章 · 053
- 第十二章 · 060
- 第十三章 · 064
- 第十四章 · 068
- 第十五章 · 071



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下部 阿东的画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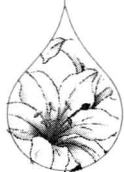
- 第一章 · 075
- 第二章 · 078
- 第三章 · 082
- 第四章 · 086
- 第五章 · 088
- 第六章 · 093
- 第七章 · 099
- 第八章 · 104
- 第九章 · 107
- 第十章 · 111
- 第十一章 · 115
- 第十二章 · 118
- 第十三章 · 122
- 第十四章 · 129
- 第十五章 · 133
- 第十六章 · 138
- 第十七章 · 143
- 第十八章 · 148



上部

阿朵的向日葵

ZIQINGCHUN



第一章

阿朵接到父亲的电话，那时她刚见过一个叫王克的男生回到经理室。

阿朵先倒了一杯水，放到老板台上。看着茉莉花在沸水中盛开，飘出醉人的清香。想想今天见的这个叫王克的男人，阿朵暗自笑了笑。

这个男人是从澳洲回来的海归，今年44岁了。男人很绅士，也很直率。从见面到离开，都是男人在说。男人说了他的婚姻，说了他的爱好，说了他的打算。说起来，眼前的这个男生无论长相，还是谈吐，还是身后的一些背景，要说配阿朵，都是标准的般配。可不知怎么，阿朵总感觉，他和自己心中的那个叫伴侣的男人，总是隔着很长的距离。

刚从与王克见面的咖啡厅的雅座里出来，她的好姐妹亚菲跟了过来问：阿朵，怎么样？我敢说，在我给你介绍的这九个人中，综合各方面条件来说，这是最棒的一个！

阿朵对她笑笑。

一看到这笑，亚菲知道，又没戏了。亚菲就说：阿朵，像王克这样的男生你都看不上，你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男生啊？

是啊，我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男生啊？

阿朵也在问自己。站在自己的经理室里，阿朵走到了窗台前，眺望着这个到处是高楼大厦的城市，她在问自己到底怎么了，为什么这些

男生看了一点都不心动啊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她的手机响了。

是父亲的电话。

阿朵按下接听键。电话那端传来父亲急切的声音：朵儿，我是爸爸啊！

阿朵说：爸爸，有什么事吗？

听声音，爸爸很激动。爸爸说：朵儿，你知道我现在和谁在一起吗？

阿朵问：和谁在一起啊？

电话那头说：孙向阳。孙向阳呢！

孙向阳？哪个孙向阳啊？

就是你小孙叔叔啊！你忘了，你小孙叔叔！就是你每次回来每次都念叨的小孙叔叔！

一听是小孙叔叔，阿朵的心猛地动了起来，动得她很难受，她觉得脸也红了，心跳加快了，她好一会儿不知道自己该和父亲说什么。

父亲说：这不是乡里安排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干部查体。我查完了，从医院出来，就遇到了你小孙叔叔。我和你小孙叔叔有二十多年没见面了，哎呀，都变了。变得我都不敢认了！……

小孙叔叔是她心里的一个结。

阿朵猛然明白自己为什么见这么多人看不上他们的原因，那是因为她心里有这个小孙叔叔啊。并且，小孙叔叔已像树一样郁郁葱葱，占据了心里的所有空间，她怎能再往心里装人呢？！

阿朵从老板桌下的抽屉里掏出一个小盒子，盒子里有一个用纸包得很严实的物件，阿朵打开纸，里面躺着一张发黄的照片，照片上是一个瘦细的大眼睛女孩，站在一株向日葵下，在对着她看，大眼睛里盛满疑问，好像在问她：为什么啊为什么啊……

看着这双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眼睛，阿朵感觉，她已经进入到那个眼睛里。她的思绪也回到十四岁的那年——

那一年，阿朵记住了两件事。

一件是初潮。是初夏，阿朵去家前的地里割草。阿朵家喂了三头羊，一头老母羊，两头小羊。小羊是老母羊的羔儿，春天下的，不到两个月呢。但长得快，风吹似的。阿朵的娘说：羔儿长得这么快，多亏我家朵啊！

娘叫阿朵只叫一个字：朵。一到吃饭的时候，不见阿朵，娘就站在街上，扯着高嗓门，喊：朵，朵，家来吃饭喽！遇到人，就问：他叔，见俺家朵了吗？当然这是娘高兴的时候；娘气恼时，阿朵知道娘不这样叫自己，娘会咬牙切齿，说：小死妮子！当然，娘只有气急时才这么叫，叫完就把气撒了。还是叫朵的时候多。

那天，阿朵还是和往常一样割草。夏天才刚开了个头，嫩绿的小草刚抖落身上的土屑，正要好好蹿身子骨的时候。这时候的草儿羊儿最爱吃，吃起来像喝面条，头都没时间抬的。

昨天，阿朵割了一杈头，摞实的一杈头，到家没多大一会儿，就被三个羊儿吃了一少半。吃得那个欢，那个幸福，没法形容了。一夜过来，那杈头草剩下很少了。娘在阿朵吃早饭的时候说，朵，下午放了学，去地里再割一杈头。就割你昨天那样的嫩草。阿朵点了点头。娘说，朵，你好好地割草，等卖了小羊，娘给你买个新褂头，给你买个新书包。娘对这两个羊羔儿有打算，娘说，留那个花的，咱卖那个青的。阿朵知道娘为什么这么说，那个花的是个小母羊，青的是小公羊。花羊老实本分，常偎在老羊身边，默默地吃草或什么的，不像小青羊乱蹦乱跳的，特调皮。还有，小青羊爱吃嘴，常趁人不注意，偷吃点这了那了什么的。有次，娘弄了点豆子，想用碓窝子揣了烧糊糊喝。爸爸最爱喝了。爸爸在镇上的文化站上干，是站长，一个星期回家一次。每次回家，都让娘烧放了豆扁的糊糊喝。爸爸说，他最爱喝娘烧的豆扁糊糊了，一辈子都喝不够。每次爸爸这么说，娘就很有成就感，开一脸的笑容，很温馨，很甜蜜，当然也很幸福。

那次，娘把一瓢挑好的豆子放在院子的石台上，出去办了点事，回来后，发现小青羊正咯喽咯喽偷嚼豆子呢，已吃了多半瓢了。那时阿

朵正在石榴树下做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。阿朵上初一了，成绩在班上还是前五名呢！阿朵光顾着做作业，没注意调皮的小青羊。娘看到了，先吓羊，然后去看她的那一满瓢豆子。现在只剩下可怜的一少半。娘端着瓢，看着剩下的豆子，又看了看躲得远远的小青羊，娘先是狠狠骂了羊。娘指着小青羊说：小该死的，看我明天不把你卖了，喝你的羊肉汤！小青羊看样子知道错了，躲到老母羊的身后，把头低着，偷偷地拿眼看女主人，防着女主人打。女主人气急了，常用小树枝什么的抽打的。它挨过好多次了，不敢轻心，抽在身上好疼的。女主人这次是真生气了，胸脯气得青蛙一样一鼓一鼓的。娘知道小青羊是畜生，再骂也不解气的，就把脸转向阿朵。娘的话里带着火气，娘说：小死妮子，你眼睛瞎了！

阿朵说：我，我，我没看见。

娘哼了一声：什么都不管，小死妮子！

当然，娘还是叫朵的时候多。娘朵、朵地叫，叫得阿朵心里像春天的原野开满了花。那天，阿朵来到她常割草的地方。那是一个有一米多宽的水沟子，在麦地当中，扯东到西的。由于前几天麦子浇了返青水，水沟里还潮着，草儿长着密密一层，像是谁在水沟上铺了一层绿毯子。阿朵把铲儿贴着地皮，一点一点地推送。草儿虽然绿油油得胖，但那是胎旺，根是稚嫩的，不经铁器的推铲。阿朵越割越高兴，顾不得往杈头里装，一小堆一小堆地放着。她的杈头得要九小堆好能摞实地装满。当然，七小堆也能装满，但草得虚着。那是自己骗自己，阿朵知道，那样还是自己吃亏。虽然自己少割了，结果是羊少吃了。羊少吃了草就长不胖，长不胖就卖不出好价钱。卖不出好价钱还是自己吃亏啊。世上的事就是这样，明明看着自己赚巧了，实际上是自己吃亏了。阿朵年龄虽小，这个理还是懂的。所以无论做什么事从不喜欢自己骗自己。学习上，生字生题别人写一遍做一遍，她写两遍做两遍。老师叫做一遍的作业，有时她会多做一遍。

草儿的嫩香太好闻了，清凉而又甜津津的，怪不得羊儿喜欢吃

呢，换了我是羊，也一样喜欢呢！阿朵仔细地割，望着那看不到头的草，想，这么多的草，够我们家的羊吃好久的啊！阿朵清楚，娘说了，卖了小青羊就该给我买个小花褂头了。最好买那种的确良的，布好，花也鲜亮。娘去年就想给我买的，因爷爷有病，没买成。娘说，明年吧，明年一定买。娘从来说话都是算数的，村里人都说娘，掉个唾沫砸个坑！

想到这，阿朵已经感觉的确良的花褂头穿在了身上。心里就一阵激动，激动得她的心热乎乎的，全身就有一种很舒暖的感觉。这时，阿朵觉得下身有点热，觉得一股热流小溪一样向外冲。她感觉内裤有点湿，湿得她难受。难受得想撒尿。阿朵站起身子，看看四周，远处的地里有三三两两的人在点播着什么，也许是春花生，也许是春玉米，或者是大豆、高粱什么的。阿朵知道自己要撒一泡尿了，忙褪了裤子，蹲下。可她一低头，看到内裤上红红的，都是血。再看裆处，还在滴滴地向外流。

阿朵从来没见过自己流这么多的血。她哇的一声哭了。这个时候，阿朵什么也不想了，就想快回家，快回家，告诉娘，她身上流血了，是从身体里流出来的，也许是自己内里有什么伤病，很重的，看样子活不成了……

阿朵忙收起铲，把草儿胡乱拾到杈头里，抹着泪回家了……

娘正在家里用簸箕簸着豆子。娘一会儿颠颠簸箕，把颠到边上的豆子用手摊薄，把掺杂在碎豆里的小沙粒、小坷垠什么的挑出来，娘干得很认真。明天是星期六了，爸爸一般是一个星期回家一次，可要是忙起来，得两个星期好能回来。现在单位不忙，都是星期六回来，回来过星期，用公家人的话说是休息。爸爸回家却是来干活的，都是重活，都是娘一个人不能干的重活。爸爸干得任劳任怨，再累，爸爸从不说什么。用娘的话说，爸爸回家是上班，去文化站上班才是休息呢！

阿朵回到家把草放下哇地哭了。娘放下簸箕，上前抱住阿朵问：朵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

阿朵说：娘，我、我快要死了。我、我、我活不成了。

娘说：朵，我的朵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

阿朵摇了摇头，只是哭。

娘说：朵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啊，快告诉娘，你要急死娘呀！

阿朵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裆处，阿朵说：不知怎么回事，那儿一个劲流血，流一路了，到现在还流。娘，我是不是快要死了呀，娘？！

娘这才注意看阿朵的下身，裆处被血沁得湿漉漉的。娘心里一惊，忙把阿朵拉到屋里，娘给阿朵褪下裤子，看到阿朵的羞处在往外滴着血，绽放着鲜艳。娘眼里露着刀子的寒冷，紧紧盯住阿朵问：告诉娘，谁、谁、谁欺负的你？

阿朵说没有，没人欺负。

娘说：真的？！

阿朵点了点头说：没人欺负我。我正割着草，就觉着这儿热，褪了裤子一看，都是血。

娘长出一口气，眼里的光柔了下来，说：我道是谁欺负你了呢。只要没人欺负你，就没事的。娘这么说着，又看看阿朵，叹了口气：没事的，朵，这个呢，是女人都要流血的。这叫例假，城里的女人把它叫月经。咱们这儿的女人呢都把它叫红。娘一边拿草纸给阿朵擦着一边说：不要怕，以后呢，你每个月都会来红的。

阿朵问：娘，我真的死不了？

娘说：不要怕，不会死的。

阿朵说：娘，你别骗我，我不相信！

娘笑了说：小傻妮子，人哪是那么容易死的？身上来红是每个女人都要有的，死不了的！你以后慢慢大了就会知道了，如果女人不来红，那才是个病，不好呢！

阿朵问：为什么啊？

娘的脸一红说：小傻妮子，现在说了你也不懂，你长大了，慢慢就会明白了。

阿朵噢了一声。

娘从柜里翻出一个物件，是一个眼罩一样穿插着几根红布条的东西。娘说：你先用娘的吧，娘下午就给你做个新的。

阿朵问：娘，这是什么？

娘的脸一红，一边往眼罩一样的东西里面塞着草纸，在草纸的上面又铺了一小层碎棉花，一边说：城里人把它叫月经带，咱们这儿都把它叫闺女扣。就是专门保护身上来红的。你看，这儿垫上草纸和棉花，你身上流的血都隐到草纸里了，就不会脏你的衣服了。

娘看阿朵还有些不相信，就接着说：流的这些血都是身上没用的东西，流了就流了，你不要怕的。娘也是前两天才来刚流完的。

阿朵问：娘，你怎么也流？

娘就笑了说：傻闺女，娘也是女人啊。

娘让阿朵仔细看着她怎么给眼罩一样的东西穿带子，娘说：朵，娘再给你做一遍，这些事是自己的事，是私事，以后得自己偷偷地做，你学着点，以后要自己做的。阿朵点了点头。娘接着把装好草纸的闺女扣贴住阿朵的羞处，然后把穿插的红带子给她系在腰上。

娘问：会了吗？

阿朵点了点头。

娘用手摸了摸阿朵的头，又仔细看了眼跟前的阿朵，是的，闺女的身子要长开了，胸前已开始出现两个小小的山包了。娘接着哎了一声。这声哎阿朵不知娘是为谁哎的。

这天晚上，娘给阿朵煮了两个鸡蛋。弟弟回家了，弟弟叫阿东。阿东想吃，伸手拿起一个。娘看到了说：阿东，放下！那是给姐姐吃的。阿东噘着嘴，放下了。阿朵见了，拿起一个给阿东。阿东把双手背到身后，看着娘的脸摇头。娘说：朵，这是娘专给你煮的。是对你割草

的奖励。

阿朵说：娘，我吃一个就行了，给弟弟一个。

娘生气了，娘说：不给，光知道跟狗子他们玩，一点活也不帮娘干点，不给！

阿东对阿朵说：姐姐，别给我。我不、不吃。给我我也不吃！……



第二章

第二天下午，爸爸回家了。爸爸最喜欢阿东了，一家来就抱阿东。阿东这次在爸爸怀里打起了娘的小报告。阿东说：爸爸，娘不疼我，娘有向有误。

爸爸问：娘怎么个有向有误？

阿东说：娘向着姐姐，误了我。

爸爸说：是吗，娘可是最疼你的啊！

阿东说：昨天晚上娘煮了两个鸡蛋，都给姐姐吃了，一个也没给我吃。

爸爸说：你娘也真是的，一人一个啊，怎么两个都给姐姐啊。太不像话了！

阿东说：就是，娘太不像话了！

爸爸说：不许你说娘的坏话。那样的孩子不是好孩子！

阿东头倔着，烧鸡似的，有点不服气。

晚上爸爸和娘在一起的时候，爸爸对娘说：你是当娘的，男孩女

孩都一样，你可要一碗水端平，不能有向有误啊？

娘说：两个孩子都是我身上掉下的肉，我什么时间一碗水没端平？有向有误了？

爸爸说：你是个好母亲，这个我知道。所以我在外面工作起来家里特放心。

娘问：是不是东儿对你说昨天晚上没给他鸡蛋吃的事？

爸爸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。娘说：我一猜就是，阿东这个小鬼头。

爸爸说：煮两个鸡蛋一人一个嘛，犯不着不给阿东吃。他还小嘛！

娘说：这事你也觉得我做得有向有误？

爸爸说：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，明摆着吗？瞎子都会看出来的。

娘说：哎，我怎么给你说呢！

爸爸说：两口子，还有什么不好说的事？你说就是。我不会生气的。

娘说：咱朵儿，身上来红了。

爸爸不明白娘说的什么意思，问：什么来红了？

娘说：就是来例假了。

爸爸这回清楚了，说：朵才多大，身上就来了？

娘说：今年满十四了。

爸爸噢的一声，算是知道了，说：你是娘，应该交代她怎样处理。告诉她不要怕，这是很正常的生理现象，要跟人一辈子的。身上来红的日子里，要让她注意自己，少吃生、凉的东西。

娘说：这个还要你交代？我当天晚上就给朵做了闺女扣。并教了她怎么用。这些事啊，你就不要操心了，只问你工作的事就行了，家里的这一摊子，我会打理得好好的。就因朵身上来红了，我给她煮了两个鸡蛋，没有给东儿吃，东儿有意见呢！

爸爸说：我知道你是好老婆。你多煮几个就好了，朵儿和东儿都